

枇杷记

文/李晋

古代写枇杷的诗文不少,印象较深的是明代归有光那句,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。句中没有一个煽情的词语,读来却让人感动,这真是千古妙文。

归有光种植枇杷树的项脊轩,已湮没于滚滚红尘,如果还在的话,定会目睹陆游、唐婉爱情的沈园,亲历冒辟董小宛情事的水绘园,成为有名的爱情景点。我想象,在那棵枇杷树上,不仅会挂着浑圆饱满的枇杷,还会有情侣们所挂的红丝带,他们把爱情交由古树见证。

黄灿灿的枇杷,似乎给爱情增加了富贵气。但要命的是现在富贵气太盛,爱情被遮盖住了,以致富贵不来,爱只是死去活来。当然这是一句闲话,与枇杷无关。

言归正传。枇杷外皮果肉皆是黄色,刚摘下来的枇杷皮上附有绒毛,“毛线衣”能锁住枇杷的新鲜。我乡所种枇杷,个头小,不甜不酸,味淡,用白糖腌了吃味才好。而与我乡相隔近二百公里的



东山枇杷,却极有名,我在朋友张南那里品尝过,酸甜多汁,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十多枚,指间都是粘黏的。汪曾祺宣扬过的白沙枇杷,其原产于浙江余杭,近年来多地均有种植,我吃过几次白沙枇杷,但印象不太深。

“枇杷”和“琵琶”读音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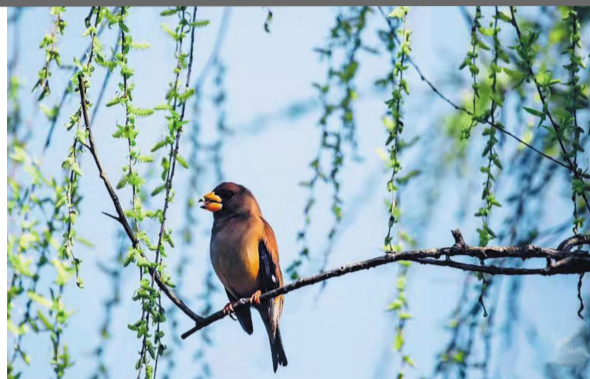
同,因此“枇杷”读出来有音律之美。枇杷的绿叶和琵琶形状相似,幼时,我曾为这个发现而惊喜,请一个要好的同学吃了两袋无花果丝来庆祝。师友舍尘藏有一块黄花梨琵琶面板,是在老夏的古玩店淘买的,琵琶的面子黄如枇杷色。

以前还能吃到枇杷罐头,那时只要一生病,就有枇杷罐头吃。曾愚笨地想多生病,这样不但能吃到罐头,还能不用上学。那时的水果罐头仅橘子和枇杷两种,不像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水果罐头。

枇杷秋日出蕾,冬日开花,春日结子,夏日挂果,古人称作“果中独备四时之气者”。但亦有例外,如云南蒙自枇杷为开春上市。

画家吴昌硕画枇杷甚多,其题画诗中有“鸟疑金弹不敢啄,忍饥向东林间飞”之句,文句牵强,鸟雀没这样的“疑心病”,因为我房前的枇杷结果后,常被鸟雀啄食。生活的常识对画家很重要,就像宋杜处士收藏的大画家戴嵩的斗牛图,画中的牛摇着尾巴,与牛争斗时尾夹在两腿间的事实有异。

齐白石画枇杷,常以蜻蜓配景,蜻蜓微红色,而非绿色,符合夏天果园里的特征。就以观察的敏锐性而言,齐白石胜吴昌硕一筹。



关于春天的诗

文/路志宽

春天的鸟鸣

吐出空灵的音符
以春天的方式,释放
婉转悠扬的旋律里
充满阳光的味道

低垂的柳枝上
写下新芽的词语
婉约与平仄里
鸟鸣,有了最多情的抒情
你听,那不停的啾啾声里
荡漾着一颗颗春心

香椿

一簇簇的嫩芽儿
是这舌尖上的春天

乡居的那些日子里
一家人的春天
总是从这香椿的美味儿上开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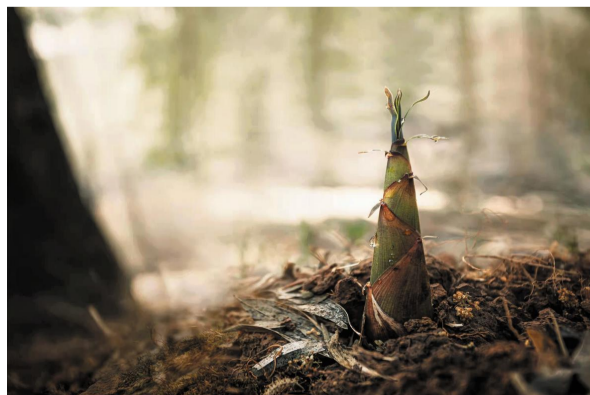
汲取阳光雨露
带着浓浓的田园与春天气息
香椿,是春天书写下的味觉诗句

春笋

阅读春笋
能读出十万里春光

一只只纸鸢
争先恐后向着更高远处飞翔
春笋,依旧把自己的根
向下深扎

宛如这春天
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的那个根一样



台儿庄古城小鸽鸽请大家做好防护!

